

中国 国家地理 杂志

地理 知识

【特别策划】

20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

世界第一大峡谷

世界海洋纷争热点

神秘的羌族建筑

ISSN 0257-019X




9 770257 019001

1998·7

CHINA'S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神秘的羌族建筑

文 / 季富政 图 / 羽 翔



羌族，生活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高山峡谷中，正是由于环境险峻而封闭，羌族的建筑才更少“同化”的痕迹，而更具独创性和原初性。羌族的建筑，布局诡谲，雕楼高耸，不仅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原始建筑信息。从中我们能发现华夏建筑的“三原色”。

羌族——中国建筑的创始民族

在中国多民族的乡土建筑中，羌族的建筑是极其独特的。它以其诡谲的造型，神秘的选址、组团、聚落，高耸峻拔的石砌构造，形成了大别于中国，甚至世界其他民族的建筑体系。其所及范围估计达12181.6平方公里，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茂县、汶川、理县三县及绵阳市北川县北部。1990年人口普查，羌族人口已达20余万人。

羌族居住的地区高山环绕，峰峦重迭，河流深切，谷坡陡峭。从海拔最低处北川县土门乡的910米算起到境内最高峰四姑娘山的6250米，高差达5340米之巨，足见地形之险恶。河谷地区干旱少雨，多

风干燥，冬寒夏凉。河谷高山气温悬殊，森林复盖率低等原因，造成境内大部分河谷为干旱河谷地段。于此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羌族人民，自然会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其中最突出者是建筑。

岷江上游聚居的羌族从何而来？史学家比较统一看法是来自西北黄河湟水地区，时间约在秦汉之间。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他们就活跃在中原和西北，从事游牧和农业。他们是中国最古老的原始民族之一。若我们从建筑角度看，其时西北的帐幕、窑洞正是他们的居住形态。在近十年我对羌族地区民居建筑的调研中，还发现在茂县这一羌族核心区域中以及偏远之赤不苏、维城等乡居然还有井干式

住宅
始形
砌城
幕、
专家
原色
此调
筑的

羌

是肯



四川汶川县布瓦寨在群山环抱之中，远远望去，只见三座高高耸立的碉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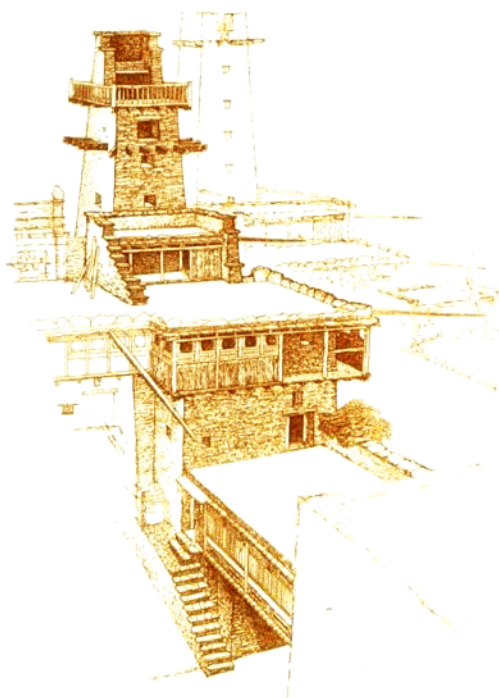
住宅出现。因此，可以推测几千年来羌族居住的原始形态中，至少出现了五种模式：即帐幕、窑洞、石砌城郭、干栏、井干。而此五种模式中，至少有帐幕、窑洞、干栏三式为中国建筑的起源。建筑界有专家把帐幕、窑洞、干栏称之为：“中国建筑的‘三原色’”，而以后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建筑，都是由此调配出来的色彩。于是我们又可说羌族是中国建筑的创始民族，原因就在于此。

羌族建筑三原色：帐幕、窑洞、干栏

现今羌族建筑是否还保留着古代遗制呢？答复是肯定的。可以说，现今岷江上游的羌族建筑是中



桃坪羌寨中的独特景观，在一片石砌土夯的建筑中出现一个木制的吊在半空的吊脚楼，确实独特



羌族民居建筑最上一层是平台，供晾晒粮食之用，当然在防御上也有方便通行的意义。



国建筑的“活化石”。举羌族民居主室(又称“堂屋”)为例，它是羌人居室内最宽的生活大空间。羌族家家于室中央竖有一根木柱，称中心柱，又称中央皇帝，这已宗教化了。在羌族支系的藏、普米、彝等族中亦保留了此制。藏族叫都柱，普米族叫“格里旦”或擎天柱。此柱不是通柱，不具太大的支撑作用。它的缘由只能从羌族游牧时代的帐幕中央柱去找原型。还有碉楼的平面，通观中国各地碉楼，无论四角、六角、八角，均是直线构成边缘，唯羌、藏二族碉楼是弧线。若从平面上观察犹如帐幕张开的边缘线。这充分说明了羌族的民居还残留着游牧时代的痕迹。在羌民居中还能看到古窑洞的影子。羌民居通常是三层石砌，其底层多靠天然原生岩，仅三面墙形成围护，二层起才四面围护砌墙。那么底层靠岩，甚至有的还依岩凿洞作储藏用，是否就是窑洞的遗制呢？众所周知，窑洞发展的结果是向外延伸出版筑、墙垣、石砌，进而合院等式。那么羌民居石砌的底层三墙，就明显有从原生岩延伸出来的嫌疑。另外，还有就是对古代干栏式建筑的继承。今羌族、藏族民居的式样显然就是帐幕加以“干栏化”，不过材料已是木石兼用，叫人不易看出其出于帐幕加干栏。

中华建筑“三原色”，即帐幕、窑洞、干栏三式在今羌族建筑上的袭用、变异、隐露，使我们看到这一原始古老民族从西北来到岷江上游之后，就地取材并仍沿用了“小石城”的石砌方式，亦吸收了原岷江上游土著居民再驰入干栏建筑的一些优点，并加以揉和，形成了今天羌族石砌建筑的特色。

无统一规范，无统一尺度； 家家平面不同，户户空间有异

由于羌族一直处于半游牧半农业的经济状态，又泛神信仰，无文字，并长期夹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内部豪酋上司割据，使其漫长的历史还保留着母权社会的残余。因此，在建筑上极其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民族的原始性。所谓原始性，即全族的民居建筑在平面上无统一的规范，亦无统一尺度。随意性很强，是一种原始自由空间创造的极度发挥。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地形上想怎么样建房就怎么样建房。把建房人可能调动的空间想像能力都调动出来，这样一来，出现了家家平面不同，户户空间有异的灵活自由、丰富多彩的建筑局面。这无形中就和汉、藏等民居千人一面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碉楼是羌族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碉楼高高耸立，是羌族抵御外敌的入侵，守护着家园。它或是由土夯而成，或是由石片垒砌而成。它高达十几层，如此原始的技术，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建造出如此高层建筑，说明羌族在建筑上确实有独到之处。



碉楼的内部

仅就羌族民居平面的创造而言，有建筑专家认为居住建筑平面取之不尽的富矿，而平面是产生内部空间的组合及基本外观的依据，因此也就产生了羌族民居及其他羌族建筑千姿百态的风貌。这是羌族建筑历来吸引文人骚客、戍边将领、西方传教士，以及专业人员等高文化素质者的根本所在。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四川，其中研究中国民居的学者刘致平教授就对羌族建筑发生过极大兴趣，并有

很多精彩的描述。可惜受当时经费、环境限制，否则刘先生必将有更多的羌族建筑研究成果问世。

羌族建筑吸引人的地方固然是通过内部及平面影响着外部造型，然而各垂直立面的构思和创造，以及塑造立面的材料和材料的色彩亦不可置疑地产生着强大的美学力量，从而构成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和审美感召力。川西北高原雨量稀少常蓝天白云。羌族建筑以碉楼和民居为主体的空间，多依山而附，其高耸挺拔、坚稳傲然的特殊个性，在浅灰色的石片垒砌包装之下，和蓝天白云形成十分耀人眼目的形与色对比。又建筑色彩和土地色彩的一致，其有机性犹如从土地长出来的形体。高度协调又相互衬托，烘托出一幅虚与实、蓝与浅灰的自然与人文密不可分的人类生存图。

寨子貌似杂乱，

实际有着惊人的严密防御体系

羌族建筑总的说来由民居、碉楼、官寨、桥梁、栈道等类型构成体系。其他文教、礼祀、宗教（主要是汉式寺庙）建筑，或者由民居异化而来，或者带有明显的汉式木构作法，惟难以认同为羌族建筑

“正宗”。其中民居之量居于绝大多数，又最富表现力。它的表现形式为村寨聚落。选址分河谷地带、半山腰地带、高半山地带三种模式。聚落少则十至二十户，多则上百户，以此形成寨子。有人进入羌寨，认为其内部杂乱无章，其实，只要你认真观察，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羌寨有着惊人的严密性、规律性和神秘性。其中以道路作为神经，水系作为血管紧紧地联系着各各民居直到各家各户，不少寨子内部道路，水渠上空，一段一段连续覆盖着“过街楼”，以至于在楼下形成若干段光线幽暗的“地道”。这种道路左横右竖，时明时暗，在寨内形成网络。外人进入寨子，如入迷宫，感到非常神秘。羌族寨子的供水系统非常讲究，不仅布局科学合理，而且具有防御色彩。因为要防御来犯之敌，故水道多暗渠。有的暗渠和道路平行，“哗哗”水流声伴着幽暗道路延续，更加强了神秘气氛。要理解羌族寨子的这种空间布局和结构，必须要理解羌族寨子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防御性。由于羌族夹在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历史上战乱频繁，争斗不已。为了自保，羌人不仅移居高山僻壤，就是在建筑上也必须时刻关注到战争和防御，保卫家园是头等大事。这是历代恶劣的社会环境在建筑上的反映。村寨聚落建筑组团以民居为主，若民居不附有碉楼，则村寨内部或边缘设立公共碉楼，或兼而有之。象汶川县布瓦寨，历史上曾出现过48座碉楼的奇观，这就是私家碉楼和公共碉楼兼存的村寨。而茂县黑虎寨地区则数寨构成一个防御体系。除家家有碉楼和民居亲和在一起外，还在沟口、关隘显要之地设立碉楼作哨碉兼烟墩（烽火台）之用。若有外敌来犯，层层狙击，并



羌族的房子就是这样由一块块的石头堆起来的，窗子也是由不经加工的原木做出来的，这样的建筑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

把有碉楼的民居作为最后御敌的支撑点。其纵深抗击的层次十分清楚。

碉楼——罕见的建筑现象

碉楼是羌族建筑中最辉煌的杰作。分石砌和土夯二式。以石砌为大多数，最高达30多米，层数达十三、四层之多。构作时垒砌一层加梁铺板，干后再加二层，以此类推，直到顶端。作法跟多层民居一样，故有的碉楼工程完成要数年之久。碉楼都设有枪眼，但底层四面墙体无门进入，门在二层，进入碉楼都是从外搭梯进入二层，一旦人进去之后就抽梯，出碉楼就放梯。这真是恶劣的社会环境逼出来的智慧。碉楼的发生和发展，除上述防御功能之外，还有一些说法：诸如跟羌族宗教有关，有人说碉楼的高度可以把天、山、寨、女、保护五神抬举到距天最近的地方，所以常以五块白石祭放在碉楼顶端。也有解释碉楼有“镇风水”的作用等等。无论什么说法，在今羌族聚居区内遗存的大量碉楼中，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科技、艺术价值。其密度、广度、空间、营造等均是罕见的建筑现象。

小姐楼或读书楼——羌族建筑又一风貌

羌族民居分碉楼民居，石砌民居和有坡屋顶的板屋。石砌民居数量最多。碉楼民居前面已有叙述。石砌民居一般多为三层构筑，底层作畜养牲畜之用。二层为家人活动主要空间，内分主室、卧室、主室



在羌寨中生活的羌族妇女

最为宽大，布置有火塘、神位、组柜、厨灶等，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三层为屋顶晒台和半封闭罩楼结合体，可晾晒庄稼，并在罩楼里暂存粮食。在村寨中家家屋顶晒台紧邻，并有梯道、天桥相连。谓之第五立面。防御上可以相互支援、共击来犯之敌。也许受到汉族阁楼的影响，不少将三层罩楼改作绣花楼、小姐楼或读书楼。这是羌族民居又一风致，对此，内外装修、装饰格外讲究，亦可见羌族对文化的不懈追求。还有一定数量的小青瓦覆盖的坡屋顶板屋，它是干栏结构和石砌结构的结合体。即内是木构瓦屋，外围护石砌墙。这种作法是古代“版屋”的发展，多分布在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岷江河谷羌族聚居区，过去曾沿河谷延伸到羌族腹地。但现在仅多见于雨量较多的和灌县接界的地区了。

官寨：衙署和民居的综合体， 可惜多已废弃

还值得一提的是官寨。从仅存相对完好的官寨而言，茂县曲谷乡河西寨的王泰昌官寨不仅完好且造型最具羌族建筑色彩。虽然它也是由一般石砌民

居发展而来，但体量之大超过一般若干倍，并在中心形成深桶式中庭。共6层，占地600多平方米。官寨有明显的衙署和民居结合特点，既办公又住家。因此建筑也表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还有羌族地区最大的瓦奇土司官寨，占地11025平方米。但属于藏族聚居点，只是几百年来同羌族、汉族相处，在建筑上出现了多位一体的格局和风貌，实在是历史孕育出来的一朵建筑奇葩。纯粹的羌族官寨不少原来都各具形态，可惜多已颓废。

建筑是史书，那些存留下来的建筑犹如尘封书页，当我们一页页地去翻开它，启封它巨大的空间时，我们不仅惊叹这个文明古国的博大精深，更为民族相互间紧密的血缘关系而赞颂不已。还有由此而形成的中华版图上的建筑“语言岛”，它和其他民族、民族之内的分支又形成数以千计的建筑“语言岛”，这些建筑的“语言岛”构成了一幅美妙的人文地理谐构图。这种谐构依托于自然地理，受到历史、政治、社会、民俗等多方面影响，尤显得更加浑厚和丰润。而羌族建筑就是这幅美丽图画中一个最有个性的重要部分。



石砌的高高的墙，门前大青石板的台阶
暮归的黄牛，这是羌寨中典型的景象



羌族人最善于就地取材加以利用，
这个用原木砍出来的梯子就是一例